未被遺忘的特里林

陳 安

文學評論家，似乎最易被人遺忘。因爲文學思潮、文學流派千變萬化，今天時尚這個，明天流行那個，評論這個或那個的評論家在評論之時躊躇滿志，也受人矚目，一旦這個不時尚了，那個又不流行了，他們也就很快被人遺忘，用西方人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今天的聖牛成了明日的碎肉」。

但有些文學評論家卻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即使離世很久之後還被人記得，其文章還有人在閱讀，其專著還有人在研討，其觀點和論述還有人在引用。美國文學評論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一九〇五至一九七五）便應列於這些評論家中間。哥大最近就又舉行了一次特里林學術研討會，來自哈佛大學以及哥大本校的學者都紛紛讚賞特里林的文學遺產，使人感到這位已故教授似乎今天還活躍在校園裡，活躍在紐約城。

特里林是哥大畢業生，也是該校英語系的第一名猶太教授。作爲評論家，他善於通過文學、歷史、哲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闡釋文化與藝術作品之間的相互影響，在其典雅而熱情的文字中時常貫穿着對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精闢分析，曾被譽爲「紐約知識精英」（這批精英中還包括索爾・貝婁和歐文・豪）。其文學隨筆集《文藝想像力》、《與己對立》和《忠實與眞實》早已成爲美國文學評論的經典著作。由於他認爲文學研究應有益於人們知識水平的提高，所以他的評論往往超越文學的範圍，而有利於社會的進步。

特里林的學問博大精深，但別以爲他會掉書袋，用艱澀難懂的術語來賣弄才學，讓人墮入五里霧中。相反，他的文章爲文學批評樹立了典範，也即用既雄辯又清晰的文字、用人人都能理解的詞語來闡釋錯綜複雜的思想觀點。有名學者說，他之所以也從事文學評論工作，就是因爲想像特里林那樣遣字造句，像他那樣「寫得得體，說得得體」。

特里林的妻子戴安娜・特里林（一九〇五至一九九六）也是著名文化、文學評論家，夫婦倆生前志同道合，叱咤紐約文壇。戴安娜編有其丈夫的十二卷全集。

小說家陳白塵

許定銘

陳白塵（一九〇八至一九九四）是現代著名的劇作家，他的《結婚進行曲》、《陞官圖》、《歲寒圖》、《亂世男女》、《大渡河》、《大風歌》……都是現代戲劇史上重要的作品；但大家卻忽略了他是以小說家的身份登上文壇的，自一九二八年出了處女作長篇小說《漩渦》後，僅在一九二九年內，他就創作了長篇《罪惡的花》、《一個狂浪的女子》、《歸來》，中篇《歧路》和短篇小說集《風雨之夜》，產量之高，實在驚人！不過，一整部《陳白塵專集》（江蘇人民，一九八三）中，收評論他作品的四十多篇論文中，竟沒有一篇是談小說的！

陳白塵寫得較好的短篇小說都收進了一九三〇年代出版的《曼陀羅集》、《茶葉棒子》和《小魏的江山》中，如今大家見到的《風雨之夜》（上海大東書局，一九二九），是他的第一本短篇，我收藏的是一九三三年的第五版，可見銷路甚佳。

《風雨之夜》收《默》、《報仇》、《援救》、《一夜》、《眞的自殺》、《風雨之夜》和《孤寂的樓上》等七個短篇。此書最特別之處是陳白塵的《自記》和《梨雲的代序》。

「梨雲」是陳白塵的初戀情人樵梨雲，據陳白塵女兒陳虹所寫的《自有歲寒心》（山西人民，一九九九）中說，他倆曾有三年隱居於西子湖畔的生活。《風雨之夜》埋下了他不願提的愛戀！

記「海怪」——嚴仁穎

王 鵬

嚴仁穎（一九一三——一九五三）

嚴仁穎，天津人，一九一三年出生，天津名宿嚴修（範孫）之孫。他自幼受到家風的熏陶，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再到大學，完全享受正規的教育和培訓。他天資聰穎，亢奮好動，愛好廣泛，興趣多樣，不論是戲劇表演，還是體育活動，都表現出超人的才華。

話劇舞台的主角

在近現代中國的學校社團中，南開話劇團（早期稱新劇團）一騎絕塵，以新鮮活潑的話劇演出，揚名津門，被譽爲「北國話劇的搖籃」。嚴仁穎的話劇才藝就始於南開中學。從一九三〇年開始，他擔任校慶遊藝會主席，其獨具匠心的設計和安排，在多達二十八項遊藝活動中，《錯》、《好事多磨》、《虛僞》等三個獨幕劇最具代表性，演員表演各盡所長，贏得觀衆交口稱讚。一九三一年春，他因主演話劇《誰的罪惡》，被稱呼爲「海怪」。此後，他又主演了《財狂》一劇，這齣戲是由法國作家莫里哀的名劇《慳吝人》改編而成的，曹禺也參加了演出。在劇中，嚴仁穎用喇叭般的嗓子，罐子般的塊頭，矮矮的個子，滑稽的服飾，把一個忠厚的僕人演得活靈活現。天津《大公報》曾以較多的篇幅加以介紹，稱讚此次演出是「華北文藝界的盛事」。此時的嚴仁穎已是南開的名人，也是天津衛的名人。

運動會的「啦啦隊」

在南開期間，嚴仁穎曾擔任「南開啦啦隊」隊長，活躍在各種大型體育賽事現場。這又是他展示組織才華和藝術才華的重要舞台。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將在天津市舉行第十八屆華北運動會。由於南開校長張伯苓是這次運動會的籌備委員會副會長兼總裁判長和東道主的緣故，南開學校上上下下都對這次運動會非常重視，南開還負責運動會開幕式的背景組字、歡迎詞、助興詞、唱歌和軍樂等五項任務。在開幕幾個月前，由九百名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學生組成的「南開啦啦隊」開始進行緊張的排練。張伯苓校長十分鍾愛這支啦啦隊，有時還要親臨排練現場指導，甚至加入他們的行列，一起唱歌，一起組字，一起呼口號。嚴仁穎作爲「南開啦啦隊」隊長，承擔着繁重的組織工作和排演的創意工作，工作難度之大，花費的精力之多，是可以想見的。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鐵蹄已從東北逐步向華北蠶食，華北岌岌可危。嚴仁穎隊長對啦啦隊表演的創意思想，主要集中在抗日愛國、保家衛國上。

十月十日這一天，第十八屆華北運動會在天津市河北體育場開幕，在嚴仁穎隊長的帶領下，九百人組成的「南開啦啦隊」表現出強烈的抗日愛國熱情，深深地感染了三萬現場觀衆，強烈地震撼着華北民衆的心靈。當時，體育場主席台對面的看台有十幾層座位，啦啦隊的組字學生佔據了其中十三層，每層十二人，後面是氣勢恢宏的軍樂隊，兩側各有三排啦啦隊學生。嚴仁穎左手拿着喇叭筒，右手舉着三角旗，組字學生每人一面組字旗，正面紫色，背面白色。運動員入場式開始後，隨着運動員的陸續進場，組字學生在嚴仁穎的指揮下，迅速組成「勿忘國恥」四個大字，被南開學生大膽愛國行動而震驚的三萬觀衆，先是一愣，片刻的寧靜後便是狂風驟雨般的掌聲。掌聲未息，嚴仁穎一變，學生們又先後組出了「勿忘東北」、「收復失地」、「還我山河」三組字，同時伴以震耳欲聾的呼喊聲和以天津方言唱出的大合唱。見到如此動人心魄的場面，現場觀衆情緒激昂，紛紛起立爲他們鼓掌加油，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熱淚。這不僅僅是運動會的開幕式，其意義已超出了運動會本身。它深含着愛國情懷，發人猛省。嚴仁穎出色的組織工作，贏得同學們的讚譽。

時任天津《大公報》編輯主任的王芸生也應邀到現場觀看了開幕式表演，被現場的愛國熱情所感動，所震撼。散場後，他回到報社編輯部，與同事們議論着精彩的表演，尤其是學生們組字表演，眞叫人熱血沸騰。入夜，王芸生仍在編輯部他的寫字枱前沉思，提筆寫下題爲《華北運動會的眼淚》的「時評」。這篇「時評」中有這樣幾句話：「正面看台上的南開的啦啦隊，正用黑白旗幟擺着『勿忘國恥』的大字。此情此景，太感動人了，我的兩行熱淚，倏然灑落襟頭。」

新聞採訪的快手

一九三六年初夏，嚴仁穎到上海《大公報》任體育記者兼編輯，開始了他的新聞生涯。這時，正是德國籌備召開第十一屆夏季奧運會，他廣泛搜集資料，爲報道奧運會做準備。八月下旬，奧運會剛剛閉幕，他就整理出第十一屆奧運會的全部資料，包括中國參加歷次奧運的情況、第十一屆奧運會開閉幕式情況、競賽項目、各項比賽成績、優秀運動員介紹以及這次奧運會的特色等等，陸續在《大公報》和《國聞週報》上發表，爲後人保存了準確的資料。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嚴仁英離開重慶到美國大學進修，同時擔任《大公報》駐美特派記者。在近四年的旅美生活，他的足跡遍布美國各大州，爲《大公報》採寫了大量的通訊和特寫以及人物專訪，均受到國內讀者的歡迎。他寫的《美國的報商》、《哈德森河畔的春天》、《賽珍珠會見記》、《訪問羅斯福夫人》、《蔣夫人在紐約》、《中國學生在美國》、《荷里活的中國熱》、《再訪白宮》等等，膾炙人口，傳誦一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他特意從波士頓趕往華盛頓，採訪了羅斯福總統的夫人。當他在白宮一間客廳裡採訪羅夫人時，給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她的和藹與直率，高高的身材，身着草綠色便服。他共準備了十六個問題，但終因時間的關係，只談了十二個問題。在與羅夫人告辭前，他拿出兩份重慶《大公報》，粗質的紙張和印刷，引起了她極大的興趣，因爲她知道這是在艱苦的抗日環境下印刷的報紙。她說，一定要把這兩份報紙送給總統看一看，他一定會很感興趣。尤其當她得知這些報紙，是由於日本飛機轟炸而在防空洞印刷出版，有時甚至是靠人工用手搖印刷，更讓她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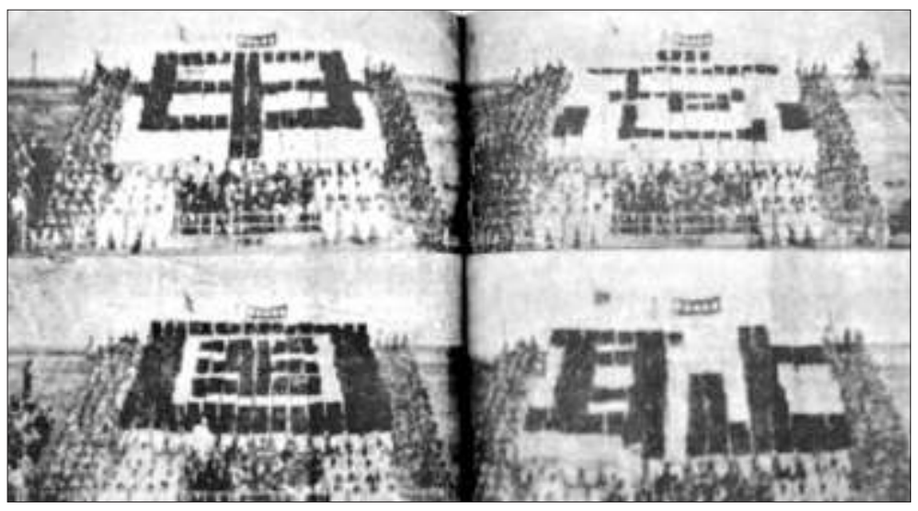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九月初，《大公報》出版部將嚴仁穎旅美撰寫通訊結集出版，取名《旅美鱗爪》，發行兩萬冊之多（上世紀七十年代，台灣文海出版社又再版了這部書）。張伯苓題寫了書名。

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嚴仁穎從美國返回天津。此時天津《大公報》正準備復刊，他擔任了副經理的職務，主持經理部的工作。在報社的同人中，年僅三十二歲就擔任分館副經理，他是最年輕的一位。

異鄉結束短暫生命

一九四八年九月，嚴仁穎辭去天津《大公報》副經理的職務，隻身赴美國紐約，與家人團聚。在紐約期間，他在老校友孟治主辦的華美協進會工作，兼而撰寫新聞稿件，客串在一些話劇、電視劇中扮演小角色。爲了生計，他活得很累，特別是長子、次子相繼去世後，客居異鄉的嚴仁穎更加思念故土。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十分關心嚴修子孫的情況，當周總理了解到嚴仁穎在美國的窘況後，曾對國內的嚴仁穎曾說：「叫老十（嚴仁穎是嚴修的大排行第十個孫子）回來吧！運動會啦啦隊組字是他的首創，回來搞體育、搞話劇、搞新聞都好啊！」可是，當這話輾轉傳到美國時，嚴仁穎卻因腦溢血已於一九五三年八月九日病逝了，年僅四十歲。

一個有才華的青年，就這樣謝幕於異鄉，悲哉！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南開大學啦啦隊組成的「毋忘國恥」字樣

王 鵬提供

深圳灣緣木求魚

陳培棟

金秋時節，我來到深圳灣的海灘上，這裡的灘塗生長着一片紅樹林群落。每當海潮上漲時，紅樹林就被淹沒；潮水退卻後又露出一片原始森林，人們稱它爲「海底森林」。這裡現已建立福田自然保護區，總面積一千一百五十五點八公頃，是鳥兒的「天堂」，是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重點保護對象。我穿過紅樹林濃蔭遮蓋的水上浮橋，看到有些人在退潮的樹幹上用網兜捕捉小魚，他們輕手快捷地把爬在樹幹上的魚兒網落兜裡，這不是「緣木求魚」嗎？

「緣木求魚」是我國古代的一句成語，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戰國時期，齊宣王想稱霸天下，動員全軍攻打別國，死傷慘重。時任齊宣王客卿的孟子非常反對齊宣王的做法，主張「仁政」。便上書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緣木即爬樹。意思是按你的做法而要得到你所希望的，就像爬到樹上去捉魚一樣。比喻方向或辦法不對頭，不可能達到目的。但從現實的大自然生物鏈中，在特定環境下，緣木也可以求魚，而當時這位大聖賢因無這種知識，而撰此文，難怪有人說：「聖人都有錯。」

保護區的技術員指着灘塗上爬走的小魚告訴我，這是跳魚，學名彈塗魚，又叫「泥猴」。一對立體形的大眼睛，非常機警靈活，靠近嘴邊的食物，十拿九穩。它的胸鰭發生了變異，具有指狀肌柄，這肌柄類似「腳」的功能。另外它左右腹鰭愈合成一吸盤，具有泥地跳躍的功能。當它在泥地上跳躍時，先用胸鰭踏在地上，再把身體的其餘部分拖向前去。爲了便於在陸上爬行，臀鰭變得低，尾鰭下葉的鰭條變得粗壯，以適應這種跳躍的生理要求。它可跳過超過身長三倍的距離和身體兩倍的高度，故有跳跳魚之稱。它短距離的跳躥，就靠胸鰭的活動，而一當發現有可供的食料，它就用尾部叩擊地面，作快速運動，瞬間把獵物吞入肚內。

大家都知道，魚在水中是用鰓吸收溶解於水中氧氣而生存，一旦離開水便會死亡。而跳魚的皮膚密布毛細血管，可以用皮膚和口腔黏膜呼吸，攝取空氣中的氧氣，所以能在陸地沼澤中生活，又能離開水攀於紅樹林的樹幹或枝丫上，具有兩棲類的習性。

彈塗魚的求偶方式很獨特，每當洞穴建好後，雄魚就會四處尋找配偶。爲了吸引雌魚的注意，雄魚會擺出各種姿勢，跳「求偶舞」，甚至改變體色來引誘雌魚入洞。如果遇到另一條雄魚來爭奪，它就在「情敵」面前更加賣力地表演，吸引雌魚的愛慕。一旦雌魚進入自己的洞穴，雄魚就迅速用一塊泥巴埋住洞口，雙雙「步入洞房」。

彈塗魚個體不大，長四至十厘米，一般用竹筒插入泥塗或用鐵鏟挖穴捕捉。它的肉質嫩滑，富含蛋白質，營養價值高，味道鮮美。可用針菜、韭黃、葱、芫荽煮湯，也可清蒸、油炸，美味可口。

鄒韜奮「接見」僞總指揮

陸茂清

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困在港島的文化名人鄒韜奮由中共地下黨營救脫險，進入廣東東江游擊區。他是國民黨的通緝對象，無法長期滯留，經周恩來指示，輾轉去了蘇北新四軍根據地。

日僞新一輪掃蕩開始，新四軍三師師長黃克誠爲保證韜奮安全，將他隱蔽在開明紳士楊芷江家中。他不願爲一己安全而深居不出，改名易姓繼續調查採訪，爲以後編寫《民主政治在中國》一書積累素材。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時間一長，「楊家又來客人了」的消息傳了出去，還有人認出他就是愛國「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

忽一日，僞四縣聯防總指揮徐繼泰，前呼後擁來了楊家莊。奇怪的是，他把部隊留在村口，獨自一人進了村，逕直到了楊芷江宅上，連喊「楊老師」。此人曾是楊芷江的學生，故而呼楊爲「老師」。

楊芷江見是徐繼泰，不禁吃了一驚，卻又不便迴避，佯作熱情地把他迎進客廳。徐繼泰問候過後話鋒一轉：「聽說救國會領袖鄒韜奮在老師家中，專程趕來，想見見他。」

他見楊芷江矢口否認，臉呈不悅之色，說楊芷江太不相信人了，解下手槍遞過去：「這樣吧，我如對鄒先生非禮，就一槍把我崩了。」

楊芷江唯恐上當，也不接槍，只是說「鄒韜奮確實不在這裡。」徐繼泰哪肯相信？臉色越來越難看，話也變得越來越生硬難聽了。

在裡屋的鄒韜奮聽得分明，他不忍楊芷江爲難，更擔心其受到傷害，毅然拉開門走了出來：「我就是鄒韜奮，如要抓我，馬上跟你走，只是希望不要與楊先生計較，是我請求借住他家的。」

「鄒先生說哪裡話來？」徐繼泰脫帽鞠躬，「早先在武漢時聽過鄒先生的演講，還讀過鄒先生的文章，得益匪淺。聽說您在這裡，非常想再見風采，機會難得呀。」

聽其言，觀其行，鄒韜奮判斷徐繼泰並無惡意，便說：「希望你做一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革命軍人，爭取立功自贖。」

徐繼泰臉露愧色：「奉命曲線救國，實出無奈，一定謹記鄒先生的教導。只是有個要求，鄒先生以後寫文章時，不要罵我是漢奸。」

鄒韜奮點點頭：「只要你言行一致，對抗日救國有所貢獻，我非但不會罵你，更要把你作爲白皮紅心的典範宣揚。」徐繼泰再次鞠躬：「眞的？那我先謝過鄒先生啦！」

楊芷江要徐繼泰約束部屬不得侵擾同胞，切不可泄露鄒韜奮行蹤。徐繼泰應諾後告辭，出門時對鄒韜奮說：「鄒先生只管在楊老師家住着，我絕對保證您平安無事。」

比肩而行

劉荒田

夜晚，下班了，開車回家。上了松樹街，雨下來了。燈紅酒綠的鬧市，被雨澆出的色彩，穠麗剔透，連灰不溜秋的門柱及披薩店的招牌，也鮮活得教人恐慌，彷彿一隻平日裡昏昏欲睡的怪獸，在雨裡打個激靈，醒轉，兇猛起來了。我一路胡思亂想着，剛才一位南美洲裔的同事向我訴苦，夫妻終於拆夥了，他下星期一從家裡搬出去；三個孩子這些天都不理睬當爸的；昨天大兒女上課到半途突然昏迷，被送進醫院，醫生的診斷：精神壓力過大導致虛脫。我沒問他，怎麼一下子鬧到不可收拾，也沒問他以後怎麼辦。只把諸多疑團帶上路，靜靜加以反芻。

車到闊街，風從海那邊長驅直入，雨被吹成一匹匹絲縧。我在等候綠燈。十字街頭的左側，一對白人先是在屋簷下，共用一沓報紙擋雨，看躲下去不是辦法，便索性跑到對面去。我被這姿態徹底感動了。這對中年男女，各人舉起一隻手，拉起被水澆得格外沉重的報紙，肩並着肩，嬉笑着，在斑馬線上小跑。我差點流了淚，彷彿有天外的閃電，照亮盤錯虬結的人與事深處後面一個極簡單的意象：風雨中相攜而行。

這對夫婦我早就認識，丈夫比妻子小七歲，恩愛得不得了。幾年前，男人向我說起妻子，眼淚滴濕了咖啡桌。「她救了我，沒有她就沒有我。」原先他倆在東岸的濱州住，結婚以後，並不和諧。有一次又起爭端，脾氣暴躁的丈夫半夜離家，到酒吧喝悶酒。醉了以後，一位女性朋友開車，把他送到自己的家，然後，借酒使性，出了軌。次日男子回到家，半吞半吐地交代了罪行。不料，妻子沒責罵他，只嘆口氣，流着淚說：「只怪我。答應我，以後盡量不吵架，吵了也絕不出門，直到事情解決爲止。」接着，夫妻遠遷，避開那女人和傷心地。

在多難的人生，夫妻倆抵禦外界誘惑，消解與日俱增的陳舊感，清理每日所產生的誤會與衝突，靠的什麼？就是比肩而行，一起承擔。風雨來了，聯手舉不堪一擊的報紙，或者硬朗的傘都可以，要緊的是不躲避，不分開。

網店成年輕人創業新途

蕭 愚

雲南在校大學生小范在網上開了一間服裝店，起初是賣舊衣服，後來漸漸發展到各種最新款式的女士服裝。上傳服裝照片、裝飾店面、發貨、解決售後問題，小范每天忙得不亦樂乎。

她介紹稱，「網上開店可以說是零成本，只要點擊滑鼠完成免費註冊就行。網路店舖不像實體店那樣需要庫存貨物，顧客給我下訂單後，我再從供應商那裡訂。靈活性很大。」現在小范的網店日訪問量達三千多人次，每月收入在三千元左右。她自豪地表示：「我每月的生活費都是自己解決。」

投資少，成本低，自食其力，實現自己的創業夢想，是千千萬萬像小范這樣開辦網店的年輕人的初衷。

電子商務協會公布的針對中國內地網商的一項調查資料顯示，個人網商的年齡層主要集中在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佔近百分之六十三。調查發現，現在全職開網店的收入都不低，經營得好月收入能過萬元。

來自eBay易趣網的統計顯示，在該網站的上萬個店舖中，在校大學生開的網店佔到百分之四十。一些大學生還將網上創業作爲他們職場的新選擇。

不少大學生認爲，開網店可以鍛煉個人能力，積累經營經驗；網上店舖成本低，回報快，容易操作。許多人表示，資金缺乏、經驗不足是自主創業的最大難題，但網上開店卻夠在一定程度上揚長避短。

儘管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身到網上開店的行列中，但是願意全職經營網店的目前只佔網店經營者的三分之一，究其原因，是競爭壓力越來越大。

「雖然掙得多，但是太累了」。北京的傅小攀曾被評爲「網商20強」，她在網上開了個朱古力個性加工店，借着情人節大賣，現在即使在淡季，每個月的營業額也都在兩萬元以上。然而隨着業務量的增加，工作越來越忙，休息時間越來越少，「剛開始每天只睡四個小時，有一次下午六點才吃上了早飯」。

兼職開網店的田小妹介紹說，開網店雖然不佔用白天的時間，但晚上仍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一間網店的生命周期約爲半年。

在這半年時間內，可能有七成的新網店因推銷不足，顧客寥寥，自然被淘汰掉了，所以這種創業模式也特別考驗創業者的耐心和技術。要想在互聯網上「生存」，就要學會「勤吆喝」，且要給自己的小店取個新潮而又容易記住的名字。大部分網上購物的人都屬於「新新人類」，如果他們覺得店名太土，可能「門」都不會進。

「點擊滑鼠就可以做生意賺錢」。隨着內地網民的日益壯大，網上購物被越來越多人所接受，不少人特別是熟習網路運作的年輕人，開始從網路買家轉變成網路賣家。開網店做生意，成爲時下內地年輕人的一種時尚。